



历史人物

《曹操·阿瞞出道》在天涯社区贴出后,每日张贴无数,受到众多网友的追捧。作者撕得香烂的狗肉,挂起羊头的招牌,把曹丞相风流韵事细细道来,寻求人们诋毁曹操的个中因由,各位权把此文当酒肴,慢慢品来。

子金山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胖得快未必是件好事

曹操的促降书奏效了,一下子把百万黄巾军教育成了“俊杰”,走投无路的青州黄巾军接受了政府军的改编,刚才的生死对头转眼变成了亲密战友,番号也一下变成了正规国军地方部队:青州军。不但如此,就连奋勇将军、领兖州牧曹操也率原东郡军、兖州军一并加入了进来,从此,青州军便成了曹操部队的招牌。

这一下曹操招了多少兵呢?据史载:光在编的部队就收编了三十万,曹操选其精锐编成了兖州官府的青州军。曹操自起兵以来,一直过的是兵员缺乏的苦日子,所以估计不会舍得主动裁下去多少,被裁兵员数量决不会超过原兖州政府军的部队,所以说,现在曹操能指挥的部队不下三十万。

剩下的六七十万老弱病残怎么办?安排不当将会直接影响到军心,这可是关乎安定团结的大问题。

曹操欲待遣散,却又担心惹出难以预料之兵变,可六七十万张嘴生啃兖州更不是办法,没玩过经济的曹将军一想便觉得头大,民以食为天,天上要能下粮食就美了。

天上固然不会下粮食,可粮食能从地上生出来呀。

一位在兖州避战乱的高人给曹操出了一个高招。

这高人是谁?乃陈留平丘人氏,姓毛名■字孝先,曾经是一个以清廉著称的县吏,曹操新接掌兖州,优待原兖州故吏,这毛■也跟着沾了些恩惠,被聘任为治中从事,毛■一来感激曹操安排自己的就业之恩,二来也确实看出了曹操将来能成气候,所以便适时向曹操献上了一个良策:

天下大势,分崩已成定局,天子流落,人民百业凋零,百姓被饥饿所迫而流离失所,州郡遭战乱之殃无度岁储粮,国不能安民,焉能持久?袁绍、刘表,虽地阔民稠,然守富家而安小康,未必有经略天下之雄心;自古倡议者战则能胜,财足者守土方固,将军只须奉天子以令不臣,重农耕而储军备,何愁不能称霸天下?

毛■也不是纯粹空讲大道理,他的修农植桑的建议就被曹操化为了首次土地改革,百姓不是大多逃亡了吗?那抛下的耕地我就可以趁机收归国有了,谁耕种?不是现正愁着六七十万青州军老弱无法安置吗?正好各得其所,我租给你们种,我出白得的土地,你出闲着的劳力,收获二一添作五,总该满意了吧?

至于眼下饥荒,那只有靠以战养战了,看看四邻哪

州稍弱,对不起了,我曹操要和你开战了,理由么?代天伐罪,替民讨逆……多了。待俺先托付好家小,先行南征。

兵者,凶器也,离乡远征,兵势虽强,却谁也难保万全,曹操的家眷托付给了哪位值托之人?曹操看人从来没有错过——这次也是,他把一家老小托付给了他的铁哥们儿陈留太守张邈。

为什么先打南边?一是北边的袁绍暂时还惹不起,二是南边袁术正好给了曹操一个讨伐的借口:你哥哥袁绍邀我来教训你,我这是代兄讨弟,名正言顺,外人就少插嘴吧。

战场广阔得很,阵线也莫名其妙得很:曹操与素来不大对头的袁绍结成了临时盟友;袁术、陶谦、公孙瓒、刘备结成了统一战线,一场地道的军阀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
实力陡然膨胀的曹操现在手握三十万青州大军,又虎踞中原腹地的兖州大都,手下勇将甚多,谋士成群,英雄自然要寻找用武之地。至于近期的盟友,自然要挑选与自己相匹配的豪强,要攻打的那州郡当然比自己弱,吃柿子先拣软的捏。

冀州的袁绍与兖州的曹操便顺理成章地一拍即合了,两大强势力对谁?第一个被用来试刀的是袁绍的弟弟袁术。



军事纪实

这是一本写英雄的书。陈赓、刘震、李天佑、王近山是我军卓越的军事将领,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,他们最善于打硬仗、险仗和恶仗,个个勇猛、强悍和充满智慧,浑身洋溢着顶天立地的英雄之气。本书选取他们一生中极具个性的精彩故事和人生乐章,告诉你一个个栩栩如生、栩栩如生的战将本色。

陈冠任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冤家路窄

1950年初,滇南追歼战后,二野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又向西康高原进军,拔除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据点西昌。蒋介石驻守西昌的大将,正是陈赓的“老同学”兼手下败将——胡宗南。

在解放战争初期,胡宗南刚把他的魔手伸向晋南,就被陈赓吃掉他的发家老本——“天下第一旅”,这一次对手又是陈赓。而胡宗南是老蒋的最后一张王牌,总是在“最困难的”时刻拿来救驾的。

西昌是胡宗南经营多时的巢穴。蒋介石从台湾打来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,要他固守西昌3个月,等待国际变化。但任凭他如何收集残部,只搜罗起万余残兵败将。可他明知西昌不能久守,必须预谋退路,但因碍于蒋介石的命令,只好呆在西昌硬挺着。

这一次,“老同学”陈赓又和他先“玩”了个手法,先没取西昌而是先解放了云南。结果,云南全省一解放,完全切断了他在西昌残部的最后退路。就在他惊慌之中,1950年3月12日,陈赓的15军44师、14军两个团分左右两路向西昌夹击而来了。

胡宗南慌了手脚,躲在

蒋介石的西昌行辕——邛海新村,愁眉苦脸,坐卧不安,想要逃走,又怕蒋介石责难,不走,又怕落在解放军手里。3月24日凌晨,他得知陈赓所部正在进攻会理,“共军一天就可以攻到西昌”,他忙找几个亲信商议对策。会商后,他急令124军军长顾介侯“务必坚守会理”一天一夜,又电第2师师长朱光祖撤出宁南阵地,立刻转到会理至德昌间筑工事坚守,同时电令西昌北面的第5兵团司令兼67军军长胡长清在大树堡坚守几天。尽管都是坚守“几天”,因上次在成都他带头一走,丢下众将不管,这次众将一个个都死逼着他问:

“你是否马上离开西昌?”这弄得他不好回答,只好撇开话头,说:“你们把西昌的部队集中起来,坚守德昌(距西昌40里)两三天总可以吧。”

其实,他的意图是想再守4天,拖到28日,他就凑足“固守3个月”的日子了,再溜也好向老蒋交账。

25日早晨,蒋介石刚委任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唐式遵和新2军军长羊仁安仓皇逃离西昌,全城陷于混乱。胡宗南的部属刚在成都战役都已领教过他一次“临危开溜”,尽管他信誓旦旦,还是个“心明肚亮”,知他在紧要关头还

是会抛下所有人偷偷溜掉的。因此他的一个亲信、政治特派员周士冕马上把行李搬到参谋长罗列对门一个房间住下,他的另一个亲信、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从此片刻不离地“钉”在罗列办公室里。

直到26日早晨,胡宗南还让罗列欺骗下属说:“胡先生已决定27日5时离开西昌,让贺国光今晚飞台湾,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泸沽经泸定逃往西藏。”可就在这天晚上11点10分,当15军44师主力进抵西昌30里时,胡宗南再一次丢下他的部属,偷偷地坐上飞机,逃离了西昌。

他一走,他的亲信过了一个多小时才“得知”,齐声骂胡宗南:“一贯只顾自己,不管旁人的死活。”

26日晚,胡宗南乘坐的飞机一起飞,解放军就冲了进来,攻占了飞机场,其余部队一举突入西昌城内,他的残部四散流窜于西昌附近山地,随后一个都没逃掉。西昌战役宣告以陈赓为胜利一方而结束。

胡宗南这次只剩下孤家寡人只身飞逃台湾,随着手中军队的毁灭,胡宗南这个在蒋介石面前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,终于从权势的宝塔尖顶跌落下来,从此,他也结束了自己声势显赫的军旅生涯。



爱情小说

云朗舞蹈学校毕业的高纯因生计所迫成了出租车司机,机缘巧合,他与云朗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金葵相遇、相恋。后来,两人离开故乡,并报考北京舞蹈学院。为了尽快挣足上学的费用,高纯成为一个老板的私人侦探,全天跟踪一名叫周欣的女子。一天,金葵被家人劫回云朗,深夜出逃后陷入了困境……

海岩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见的是谁

与往常不同的是,这一天的上午,高纯的目标早早地出现在大厦门口,和她一同出来的,还有高纯的雇主陆子强。高纯看到,陆子强没用司机,他亲自驾驶一辆奔驰,载了周欣,出门时匆匆离开。

依照陆子强此前关于“领导在与不在一样工作”的交待,高纯不敢怠慢,紧紧跟上。大奔行走不远,在街边一家照相器材的专卖店停下。透过商店的玻璃门窗高纯看到,他的雇主与他的目标一起在内购物。周欣似乎看中了一款相机,陆子强忙着刷卡付钱,然后拎了相机的包装袋,和周欣一起出来。从包装袋上高纯猜测那只数码相机价值不菲,周欣脸上倒也并不喜形于色,与陆子强在奔驰车前匆匆告别,接了相机换乘一辆出租车掉头自去。高纯赶紧挂挡加油,追着出租车闪亮的拐弯灯,打满了自己的方向盘……

出租车通常是开不快的,高纯尾随在后,穿街过市,无惊无险,出租车的目的地渐渐明朗,就是城市公园旁边的独木画坊。

独木画坊像是一家倒闭的小厂,位置闹中取静。高纯闹处泊车,也算大隐于市。时间过得很慢,高纯等在车里,

开始困倦。天黑以后画家们才蜂拥出来,周欣和青年画家同乘一辆出租车走在最后,当然他们的后面还有强打精神的高纯。

出租车直接开回了周欣的公寓,在公寓的门口放下周欣,然后载着青年画家继续前行。高纯看了看手表,把车开到暗处,然后拨通了陆子强的手机,报告了这一下午周欣的行迹,也许由于他的报告没爆猛料,陆子强也就听得无精打采,嘱咐高纯没有特殊情况不要总打电话,便把手机匆匆挂断。高纯长出一口气,觉得肚子有些饿了,发动车子正要离开,忽然发现周欣重新走出楼门。他疑惑地看她快步走到街边,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匆匆离开,这又如梦初醒地追了上去。

高纯这几日跟踪下来,目标的规律基本摸清,每日的行踪大体三点一线:住所——公司——画坊。可今天周欣这么晚了独自出门,迹象有点不太常规。

出租车几乎穿过了整个城市,霓虹的繁华退在身后,朴素的夜色笼罩上来。一个安静的居民小区接壤着城市与乡郊的边缘,很快进入高纯的视野。出租车在小区内悄悄停下,周欣下车,瞻前顾后地观察一番,鬼鬼祟祟走进一个楼门。高纯也下车快步趋前,

趁左右无人之际快速拍下了这幢居民楼的楼号和楼门。楼号一侧的墙体上,砌的三个水泥大字——芳华里,显然是这个小区正式的名称。

高纯退回车内静等,车上时钟的指针慢慢走了数圈,目标才姗姗走出楼门。此时夜色已深,周欣步行走出这片小区,在路口拦住了一辆出租车,直返住处而去。

那一夜周欣回到住处再没出来。第二天高纯在陆子强的游艇上汇报了昨夜的情况。他感觉陆子强对周欣深夜出门也很奇怪,周欣去的那个地方他显然闻所未闻。

“芳华里小区?那儿离她住的地方不近啊,她到那儿干什么去了?”

高纯摇头:“不知道。”

陆子强又问:“她进的几号楼来着?”

高纯答:“九号楼。”

陆子强再问:“她去九号楼的哪一家你知道吗?”

高纯答:“我没敢跟进去。当时楼里楼外都没什么人了,跟进去非暴露不可。”

陆子强百思不解,于是严令:“如果她以后再去这个地方,你要想办法搞清楚她去了哪个房间。你要搞清楚她去那个地方,找到的是谁!”

这命令有点难办,高纯略显迟疑地点头,说了句:“噢。”



名家新作

江南的一个多雨的小镇,师傅任守一留下的古玉围棋是少年陶羊子唯一可以信赖依托的物件。于是,他带着它,走进苏城、南城,走进学校、棋院,走进上层世界。陶羊子一生接触的三位女性,童年伴侣任秋,中学同学梅若云,救了他命的山村女子阿姗。可是战争爆发,陶羊子新婚怀孕的妻子阿姗死于一次空袭尸骨无存……

储福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随小舅进城

“关门关门。”常得保进了大门就吩咐着张嫂关门。常得保平时说话的话,他信奉老古辈传下来的话:言多必失;这一天,常得保却说了不少话:“时局不稳,少出门……外面都是逃荒人,逃荒来的人手脚不干净,一点点东西都会偷。家里什么东西都要放放好,丢一件就少一件。”

常得保说话时眼瞟了陶羊子一下。陶羊子很怕大舅的眼光。他清楚大舅有的话是说给他听的。大舅对他从来不像对他的两个表兄那样,点着名说话。只要大舅的声音略微提高了一点,他就明白大舅是在告诫他了。

天热了,吃过晚饭,常家烧水泡澡。很大的锅子,烧一锅热水,锅底垫着板,坐在里面泡。总是男人先洗,随后女人洗。男人之间,是大人先洗,孩子后洗。门敲响了,敲门的声音很大,开开门来,是陶羊子的小舅常得成回来了。

常得成说,他去江北陶家了,陶家大儿子不在家,陶家人说江北旱灾,陶羊子的生活费一时还凑不出来。

常得保说:“陶家又不是种地的,早不早与他有什么关系?”

常得成说:“陶家有田。早过了麦收,听说陶家大儿

子就是下乡去催田租的……羊子呢?”

常得保两边看看,家里人听到常得成回来了,都聚到了堂屋,只是没见陶羊子。陶羊子不声不响的,平时家里人很容易就忘了他。问起来,老二常木旺说,他开了后门出去了,大概又去下棋送人家钱了。

常得成见兄长皱着眉头,每次回来谈到陶羊子,兄长都是这副神态,常得成清楚兄长不喜欢这个外甥,现在陶家再不支付生活费,陶羊子如何在常家楼里呆下去呢?

常得成在乡野里转了一圈,从坡子上插到任家的院子去,他听两个侄子说,陶羊子常到这里来下棋。听到脚步声,陶羊子转过脸来,眼光闪动着。他对小舅是有着一种深深的依恋。

常得成跨步站到石上,手按着陶羊子的头,轻轻抚一下:“告诉我,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到城里去生活?”陶羊子应声说话:“我去。”

陶羊子随小舅来到了苏城。刚进城市的陶羊子,一时还不适应城市的繁华。陶羊子住在苏城一条巷子的旧楼里,二楼的一个房间,打开窗子,外面传着唧唧呀呀的胡琴声,前面巷子里有一个地方戏班子。

小舅常得成在铁路上做事,常常是三两天回来一次,

总在夜晚时分。到第二天陶羊子醒来时,发现旁边搁的小帆布床上躺着小舅。

很多的时间陶羊子独自在房间。小舅常得成把陶羊子的伙食托付给楼下的一家,那男人也在铁路上做事,女人没工作,除了在家做饭,就找人抓纸牌。陶羊子到吃饭的时候下去,自己拿碗筷盛饭吃,好在饭菜都做现成的了。

难得小舅有白天在家的时间,在家也都是睡着。快中午了他才爬起来洗漱吃早点。陶羊子坐在桌前,桌上摆着棋盘与棋盒。常得成随意地拿起一颗棋子,重重地拍在棋盘上,说:“你真的很喜欢下棋……”

小舅的这一子,下在了棋盘的正中间,也就是天元上。陶羊子便知道小舅不会下棋。但有人与他摆棋,陶羊子就满足了。在角上的星位下了一个白棋。小舅拿着一颗黑子,不知道再往哪儿摆,这时听到楼下有一个声音,听到这个声音,小舅马上跳起来,同时不自觉地用手捋了一下头发,走向房门外的楼梯去,迎着那个轻快的声音。一会儿,小舅就与一个姑娘进房间来。小舅告诉陶羊子说,她是他的女朋友。

很快,小舅就跟着姑娘走了。陶羊子依然独自坐着,面对着棋盘。